

中國民族運動
與東亞聯盟

張君
衡

2

東亞聯盟叢書
東亞聯盟月刊社出版
北 京

東亞聯盟叢書②

中國民族運動與

東亞聯盟

張君衡

327.26
428

北 京

東亞聯盟月刊出版社

② 書 叢 盟 聯 亞 東

衡 君 張

盟 聯 亞 東 與 動 運 族 民 國 中

行 發 · 版 出 · 刷 印

社 刊 月 盟 聯 亞 東

齋 心 靜 園 公 海 北 京 北

印 付 日 五 十 月 一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版 出 日 十 三 月 一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分 四 費 郵 圓 一 價 定

東亞聯盟叢書

1 東亞聯盟月刊

社資料室編譯

石原莞爾論文集

價一元
郵四分

2 張君衡中國民族運動與東亞聯盟

價一元
郵四分

3 鞏固東亞聯盟的理論基礎

(即刊)

4 石原莞爾世界最終戰論

(即刊)

以下陸續出版

本社叢書弁言

月刊自問世以來，凡將三載。刊行之初，雖在闡揚理想，而標指所期，實與運動相輔同進。時事演變方長，東亞聯盟結成乃益堅實無疑。遞年以來所見，凡今日事變之演成，率爲吾人早已著之言論者；而今日吾人之所申述，亦有正在推闡開展中者。惟惜月刊發行卷數繁多，且時過序遷，存本無幾。讀者既鉤稽不易，而研討尤難。爰就已刊成篇，彙爲專冊，陸續編印，以應各方之需。

聊綴數語，弁諸篇首。

本社誌

二月一日、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成立二週紀念之日。

中國民族運動與東亞聯盟 目次

中國民族運動與東亞聯盟.....	一
國民革命再轉換的動向.....	一四
新秩序與新體制.....	二九
關於東亞聯盟運動的幾種考察.....	三九
國民運動統合論.....	四九
華北啓發運動與東亞聯盟運動.....	六〇
聯盟國策論.....	七〇
唯一理念與唯一途徑.....	七八
關於運動的片斷感想.....	八五
全面和平問題與革新體制問題.....	八八
新國民運動的指標.....	九四
北居雄識.....	一〇七

青年愛聽的話.....	一一五
東洋啓蒙運動與青年思想傾向.....	一一九
露理斯欣賞拿破倫的政治藝術觀.....	一二五
二十年來學生運動的故事.....	一三〇
新國民運動之「時代」的意義.....	一三六
新年劈頭說國事.....	一三八
論革新與復舊.....	一四一

中國民族運動與東亞聯盟

一、中國民族思想的堅韌性

事變之前，日本國民不大明瞭中國民族思想是很堅韌的，僅有少數的識者透察到中華民族運動的發展，因而預感着東方之另一大民族的再興，對於日本有着無形的隱憂。事變之後，中日雙方軍事的角度之下，日本國民漸漸發現中國民族思想始終有不可動搖的地方，這不僅是「抗戰區域」是如此，即是在「和平區域」內的民衆心理也是如是。此種心理的表現不在於「抗日」或「親日」，而却在於中國民衆在默默無言之中，對於自己的風土，語言，習慣，信念膠着地愛好，這種愛好「自己的」心理，不由得就形成「民族軒昂」的氣象。一種民族感情軒昂與民族意識堅固有時是對外族發生強烈的排斥性，有時要能與他一外族就共同利害之點結和起來，結和者雙方是都有力量的。所以日本國民設能體察到中國民族思想的堅韌性，在「抗日」與「親日」的表象之外去把握中國民族思想，對於東方，對於世界的價值，那才是改變東洋的基點。也只有東方人先承認了各民族意識俱有其堅韌之點，從而調整其不可諧性，從而推進其可諧性，東洋民族的提携計能如此，東洋力量方能結成。

日本輿論早已有認識這點的了。就中如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宮崎正義，中山優，等人，迭有論

著，闡述中國民族力量之不可估價過低，簡單的「征服論」，或政策地「征服」試探，已竟在日本輿論中無存在的價值了。最近某氏在四月號日本「改造」臨時增刊上發表了一篇「蔣，汪政權與中國民族運動」，更具體地指明中國民族獨立要求的堅韌性，進而涉及種種與中國要求相反相制的外來力量。某氏是側重在經濟觀點上來判斷的，所以其他中國民族思想堅韌之原素，尙未觸及到。然而事變處理之困難，已經隱約地可以見到了。

爲中國之「友」的，怎樣善用「中國民族思想」之強韌的優性，更怎樣的就各自民族意識之強韌點，反省其相排相拒的因素，利用其利害相共之點，那是今後中日雙方掙扎的首要課題。

筆者去年在一篇論文曾作如是之解剖：

「綿亘有兩整年之久的中日事變，使亞洲人更深切地認識了在同樣受西歐列強威脅之下的亞洲兩大民族——中國與日本，若是各以爭霸式的方法謀獨占亞洲利益的發達，則事定上反爲西歐之來遠東爭霸者有所假借，意圖振興東亞，實際反使東亞淪陷，這是亞洲人必須警戒的。中日事變，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意識昂揚的結果，日本識者早有作這樣說的。日本民族意識之高揚，更是明治以來的史實。雙方之民族意識昂揚，皆不能不說是亞洲再起振的基點，所惜者這種民族意識，並沒有從亞洲的紐帶把它連結起來，因此兩民族之昂揚，反激成其火拚。事變的勦訓，使亞洲人明瞭怎樣怎樣克服了兩民族間相尅相反的成分，更增強兩民族在地帶上相黏附的成分，日本近衛聲明正是這一種覺悟的呼聲。」

以「日本向世界的進出」爲號招，以「日本主義」爲領導東亞前進標指……等，無形中等於抹殺了

中國民族運動。輕視了中國民族意識。研究中國歷史的識者，無不知道，中國民族思想——漢族中心思想是久已有根柢的。「夷狄」與「華夏」之分，在中歐秦漢以前，早已萌芽，固然任何民族發展的階段，皆脫不開「民族自愛」的感情，然而觀念確定，跟灌輸有力，再沒有比中國特別的。

秦漢所傳之公羊春秋傳，即有一種範疇明確的「內中國而外四夷」說。

『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外而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往平恕裡說這是有條理的一種國交觀。「王道」的國際關係也是「自近者始」。除此之外，對於異族的觀念，大抵不出於「自傲」感情之外。如傳記釋書所常見的話有：

「我狄豺狼，諸夏親暱」（左傳·閔公元年）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

這真是華族中心主義。因爲中國兩千年來以六經爲社會重要教材，因而這種思想之蔓延，真到與近代中國結合起來。近代中國達到外來壓迫時，每每在國民心理就形成對外族排斥的情感，這是早有由來的。

中國民族意識雖然在歷史上消長隨時而異，然而不可磨滅，却是事定。因此我們才稱之爲「堅韌」。別看他一時收縮，而他潛在的力量，是隨時可以顯形的。中國漢滿之爭，終清代三百年來延綿未絕，

實乃明證。中國隨着民族自立的要求之下，時時等待社會變質的機會，當社會變質的機會來臨時，亦常即中國民族脫穎而出的時節。明太祖當城市商業資本勢力復歸於崩潰時，才有領導農民革命顛覆蒙古民族勢力的可能。孫中山等之辛亥革命，也是乘着中國循環中之最後的封建勢力崩潰階段，才把握住中國民族資產勢力的要求，將滿洲民族統治勢力顛覆的。中國民族意識有深厚的根柢，民族獨立運動一遇到社會質的改變急劇階段時，民族思想與社會發展過程就結和起來，結局是漢民族又一時的復興。此種例證，可以說明怎樣才能認識中國民族思想的力量。

簡單地說，中國民族思想遇到社會條件急劇變化的時候，也越利用此種社會的隙罅而躍動。近代社會質的改異加緊了，中國民族思想也越抬頭。把中國民族思想與社會本質改變聯繫起來考察，更容易理解中國民族思想的堅韌性了。

記得周佛海氏在他的一本書裡曾經列舉過中國民族對外態度有三個階段：一，「輕外時期」；二，「媚外時期」；三，「排外時期」，並且指明排外時期是中國民族意識的高潮時代。其實這不免是表面考察。因為「輕」，「媚」，「排」原不過是一種根柢下的三樣消長不同的情勢，當其「媚」的時期要將是一種意識潛存起來，他就根本也就無發生「排」的力量。所以澈底地考察中國民族思想，應當瞭然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特性，它的民族思想思想遇到壓力，就一時收縮；遇到罅隙，它又跳躍起來。中國的民族意識正與他的人生意識一樣，實在可以稱之為「消極的民族思想」。唯其是消極的，所以中國民族力量不會向其民族以外的地方去發洩，但亦唯其是消極的，它才帶着堅韌不脆的性質。消極的民族思想對外有時可以「輕」之，有時又逼着它不能不對外「媚」之，但是真逼急了的時期，他對外反而又是「

排了。周佛海的意見是還沒注意到中國民族意識的這種特性，所以才有那類表面上的三階段中國民族心理分析。在今日中日事變的影響之下，我們看出中國民族意識并非是單獨的「排外」論斷可以概括的。通貫「抗戰地區」與「和平地區」，中國國民有着同一的意識，即：對「自己的」愛好那一點。「抗戰」與「和平」不過是適應中國民族生存一個本體的兩面，而中國民族自相黏合之因素，却不因本體的兩面而喪失其因素。和平設置足增長中國民族思想的「本體」時，「和平」之「用」，一定可做到「體」「用」合一的結局。假若和平之「用」，與其「本體」相乖離，那「體」「用」相離之下的効能是可想像到的。所以中日和平關係的改建，自然不能不把重點放在中國民族思想本體的把握工作上。

二、近代的中國民族運動

近代的中國民族運動與古代的民族觀念與社會基礎大大不同了。由鄙視外族到自強奮發之間，已經有很大的距離了。近代中國已經不是對外鄙視時代了，而是追步外族時代了。這是因為由外轢的關係，使得中國不能再閉關自守。門戶開放了，外力紛至沓來了，中國一面陷入國際關係的羈絆之下，一面也促進中國民族圖強的意識與社會條件。把中國當做無意識的排外民族，固然未曾把握住近代中國民族動向，把中國民族當做散沙式的部落，更誤解了中國民族近代化的實況，中日事變就是基於這種誤會與推測而激動起來的。因此我們願一加分析近代的中國民族動向。

近代的中國民族運動應當溯源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戊戌政變之前三年，是中國民族受外轢的刺激之最後一次，所謂甲午戰爭者是。甲午戰爭之前，如英法聯軍之戰，最早鴉片之戰，處處都是激動

消極的中國民族思想轉變的原力。到戊戌政變，中國民族自強的要求表面化了，戊戌政變雖然是內政問題，然內政改變的期待，還是爲對外。這次政變固然流產了，然其企圖不久即轉嫁到「中華革命同盟會」的身上。說「同盟會」是接承康梁維新的企圖而更具有中國民族勢力抬頭的要求，大概是無疑問的。同盟會最終在政權的統治上總算是成功了，然而中國民族獨立自由的社會基礎與國際羈絆却在暗中形成了辛亥革命的半成熟狀態。換言之，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形態上收到效果，在中國民族的社會本質上却未曾形成足爲中國民族勢力抬頭的基礎。辛亥革命既未足以完成了中國民族獨立的要求，遂又醞釀着再度的中國內政變革要求。一次民族運動的抬頭，誘來一次政變或革命，這可以看出中國民族獨立要求是怎樣地尋求出路。

然而近代落後的民族，在國際羈絆之下，怎樣確定其民族路線，易言之，中國民族運動怎樣才能擺脫了帝國主義的阻碍？這是亘四十餘年來，中國任何政權所苦惱的課題。這不單是中國民族自身的課題，而世界動盪不定的情勢影響到中國民族主觀的要求。因此，中國民族便在東應西呼，左靠右依的長途中緩行着。靠來靠去，來到了國民黨政權奠都到南京階段。這一階段因爲政權穩定期較長，而對外對內的民族意思統一形成與國際關係運用乃成爲最複雜最微妙了。我們暫拋開辛亥革命到國民黨北伐時期的中國對外牽聯關係不提，單單地分解一下蔣介石政權下民族運動的傾向與成果。

蔣介石政權奠定之初，是利用列寧所指導的第三國際之世界革命與殖民地反帝國主義政策而收到一部分成功的。蔣介石初期能對抗在珠江流域保有支配權的軍閥陳炯明而獲取勝利的原內，純是第三國際的支援。因此，蔣介石政權初步所要抗爭的外國羈絆第一就是大英帝國。一直到發展於長江下流地域，

蔣介石勢力始終保持住對英抗爭的兇猛姿態。爲什麼中國的民族運動最初就與大英帝國發生兇猛的鬥爭呢？因爲大英帝國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最堅的一環，自從「南京條約」結成之後，中國身上的血脈已經大半由英國操縱到手了，所以中國真正的民族運動開始跳躍時節，給與中國最大壓力的，英國當然要站在最前線。英國正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東進的代表力量。在當時，第三國際所以要求支援中國民族運動的原因，是想借中國民族做爲制壓西歐資本主義代表國家英吉利的工具，與煽動其他殖民地反抗宗主國用意相同。殖民地反抗力越大，第三國際的世界蘇維埃化的前途越有期待。大英帝國的國家社會本質如果在第三國際進攻之中發生變動，第三國際的企圖就算有了保障了。因此當一九二七年中國民族運動正向大英帝國抗爭最烈之時，亦即蘇聯與倫敦交惡最烈之期。蘇聯在當初就是在另種企圖之中利用着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民族同西歐資本主義擔任進攻的先頭部隊，這是第三國際一方面支援蔣介石政權開展的原委。

同時，蔣介石在他政權尚未定型之前，爲擊破了西歐資本主義與中國其他封建土著資本北方軍閥勢力結合的現成勢力，蔣介石有與英國勢力一度鬥爭的必要。因爲由南方土著資本勢力所托附的蔣介石政權，在沒有爭取得英國對北方勢力結合採取放棄決定的時候，南方政權是無方抬頭的。爲爭取英國態度的變化，蔣介石政權未定型之前，事實上却有接受與第三國際同樣以進擊英國爲目標的需要，第三國際與蔣介石結合的因素僅僅就在這一點上了。

這是一種相互利用主義，第三國際使用蔣介石爲攻英的工具，蔣介石使用第三國際爲攻英的憑借，而攻英的目的則各不相同。等到攻英的推進情況發現各自目的分裂之點時，第三國際與蔣介石的結合就要分裂了。其實在結合之初，已保有目的分歧的裂隙。愈進展，裂隙愈大，終至於無從補綻了。第三國

際在最早已經有托洛斯基派與幹部派關於中國共產革命路線之爭的，就繫於對蔣介石政權性質有不同的認識的原故。

原來中國民族獨立運動就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以中國民族資產勢力做基礎建築中國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傾向，以世界變化為期待，而把中國民族問題當做世界問題一環來解決也是一種傾向。這兩種傾向本身就含有最深切的不可容性。把兩種傾向混攪在中國民族運動的進展之中，因而國內也就產生最大的而且長期的派別鬥爭。蔣介石政權正是以民族資產勢力做基幹而領導着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第三國際支配下的共產黨又是在企圖以非民族資本主義做基幹向蔣介石爭取領導中國民族運動的地位。十幾年來，蔣介石與共產黨的鬥爭，此亦一重要關鍵。到事變前，這種鬥爭暫時收斂了，然而蔣介石領導民族運動的本質與共產黨企圖的標的之矛盾却始終沒法調整，這是中國民族運動最困難的一面。

蔣介石政權發軔之初，雖然與第三國際結合起來，但因為對西歐資本主義進擊的意圖并不相同，而且相互矛盾，所以到蔣介石反英的意圖漸有成就時，蔣介石拋離第三國際乃是當然的結果。民國十六年蔣介石倒了「清黨」了，逐包羅丁，加侖了，而且對俄絕交了。這是蔣介石領導中國民族運動顯露民族資產本質姿態的最初階段。

蔣政權的性格由反共之後漸漸地塑造了，他竭力與江浙資產勢力結為一體向歐美帝國主義屈服。歐美帝國主義國家也承認蔣政權為遠東牽掣「第三國際」的壁壘，而且可以為他們對一個後期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做最有効的敵對先鋒，所以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國際聯盟」對於蔣政權才予以最大活動的隙縫，使得蔣政權對國內有相當的改進。蔣政權在定型之後，十年中對國內諸般問題皆獲到

相當的解決：例如

1. 公路建設；
2. 鐵路延長；
3. 小規模重工業之開辦；
4. 幣制的統一；
5. 軍事近代化；
6. 教育之改進；
7. 內政的統一；
8. 剿滅共黨等。

在在都不出諸民族資產勢抬頭之趨向。就在這當中，滿洲事變來臨，這一鐵掌本應叫醒了蔣政權民族運動的反省。然而積重難返，蔣介石無從擺脫其政權與歐美關係的結合，蔣介石愈其這樣的發展中國民族運動，誘來的愈是日本帝國的不安。滿洲事變之後六年，中日事變繼續着來了。

這種種經過的提出足是證明蔣政權的民族運動，是無法在環繞於中國四周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各個保持着調整關係的。因為他的民族運動本質上就與外來關係矛盾。任何一角運用的不平衡，中國招來的壓力更會加重。歐美依存主義，會招來東方隣邦的不安，東洋鄰邦依存主義，會招來歐美力量的制壓，這是很淺明的事實。況且要由部分的依存主義，形成自己的勢力抬頭，所謂「在帝國主義相互矛盾之中，中國脫穎而出」的民族資產國家改建的路線，那簡直是夢囈。蔣政權民族運動的性格與國際關係的究明，就可以判斷蔣政權民族運動的前途了。

中國的民族運動到蔣介石政權定型之後，正正造成了三角爭奪中國的局面。在三角包圍之中，中國民族運動向那一角運用，爲人已兩利而且能使期待者亦有相當的變化，所謂「已欲立而立人」的民族運動路線，在就繫於中國民族運動之自決了。三角的形式如左：

歐美資本主義國家

共產主義國家

東方後期資本主義國家

中日事變之後，蔣政權所運用的國際關係，就是以蘇聯與英法美分別地運用爲抗戰雙翼的憑借。一直到現在，蔣政權運用的成效，都使得我們有不可估價過低的地方。可是蘇聯支持中國的企圖與英，法，美支持中國的企圖，根本與中國民族運動目標異其趣旨，而且在相互利用時期，就更因爲與中國民族運動本質矛盾，而更使中國民族運動陷於墮落地位。這是蔣介石政權領導的民族運動又困難的一面。

假若在三角鬭爭包圍之中的中國民族運動，能够得到一角中的國家，在其歷史中資本主義生長的過程還短，其社會條件容易修正其資本主義，那麼，結合這樣的國家，向其他兩角反擊，那是比較能給中國民族運動一個試驗的機會的。日本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同日本結合，如果日本的歸趨正確，對於中國的民族運動是有利而無損的。中日各爲其民族運動而形成合理的結合，在地域上的條件上說，在自由資本主義造成的過程說，對雙方都是有便益的。可是這一種結合下的民族運動，斷然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觀念支配之下的現狀所能濟事。雙方民族的社會條件變化才是基礎。

蔣政權不能擔當這一種新趨向下的民族運動，乃是事實所形成。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却正是把中國民族運動的方向倒轉過來的試驗。倒轉過來的中國民族運動能否展開它的前景，那就看三角競爭中國的那一後期資本主義國家——日本能否修正其自由主義的社會條件了。所以我們願再進一步談一談中國